

莫愁湖畔迎春花

□胡显银 欧阳科渝

闺女,很孝顺,自她迁居莫愁湖畔以来,便邀请我们寒暑两季去她家小住些日子,以便享受冬日阳光的温暖,夏日荷风的清凉。因此,莫愁湖的一切,对我们来说,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

2016年农历除夕,我俩到湖畔散步,发现“转湖”的人比往常少了许多,想必是正在家热火朝天地忙着烧年夜饭呢。环顾四周,天空中,云层厚薄不匀,空荡荡的湖面上忽明忽暗。

阵阵冷风夹带些许寒意从湖面拂过,水波不兴,涟漪圈圈,我俩不禁拉高了衣领,相互靠得更近些。

岸边迎春,丛丛密密,长长的枝条垂入湖中,在晃动不已的倒影里,有几点时隐时现的金色的光。这金色的光引起我们的注意,循着这点点闪光凑上去仔细端详,原来是零星的几朵黄色小花在枝条上闪光。花儿娇柔,朵花纤细,六片花瓣,你挨着我,我靠着你,紧密成一圈,仰面向上承接阳光和雨露。再看那黄,是

明艳的黄,纯净的黄,黄得那么醒目,黄得让人惊叹,让人感动!小小的花瓣中还清晰可见丝丝缕缕的蕊儿,沁出一丝淡淡的馨香。“啊,是迎春花?是迎春花!迎春花开了,娇妍的春姑娘到家门口了!”

“没错,二月四日就立春了,春姑娘已经越过冰封的雪原,来到了张灯结彩的家门口了!”有“转湖”的游客插话道。

再看小黄花的身旁还有几粒淡紫色,包裹得紧紧密密的小花芽,还有几枚娇羞不已,半

张着小口含苞欲放的花蕾。

这零星的花芽、花蕾、花朵虽然还是那样柔弱,更谈不上什么气势,然而,让我们刹那间嗅到了浓浓的春的气息。

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,迎春花,你透露着春的崭新信息,报告春的最新动态,大肆传扬新春的最新成果。你真不愧为探春的勇士,报春的使者,迎春的急先锋。

让我们带着对2017的美好期许,抖擞精神去迎接春天,拥抱春天。

暖水袋

□孙志昌

那天晚上九点多了,女儿还是没有睡觉的意思。我问她怎么了?女儿说被窝里太凉了。我拍着胸脯说,丫头,明天晚上让你钻热被窝。女儿撇着嘴说,老爸,不会是骗我吧。说完,女儿哆哆嗦嗦地很不情愿地钻进了被窝。

小时候,冬天冷,家里只有煤炉子。被窝是凉的,母亲就用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,洗干净,装上热水,盖好盖。一黑天就放在被窝里,先放在被头这个位置,过一会儿,再往下推一下,就这样反复几次,等睡觉时,玻璃瓶已到了脚的位置。这样,钻进去就不会感觉到凉了。再后来,就是用暖水袋了,那种塑料的,在被窝里脚蹬在上面,暖和极了。这样,一整夜脚都是热的,能睡个好觉。

后来,条件好了,有了取暖设备,用不着玻璃瓶来取暖了,甚至是暖水袋都不用了。

没想到,今年气温降得这么低。别说孩子了,我也感觉到冷了。

第二天,我回家问母亲家里有输液用的瓶子吗?母亲问我做什么。等知道了原因,母亲给我找了两个。

我回到家,洗干净了,灌上水,盖好瓶塞,倒过来试了试,不漏水。晚上,我将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放在女儿的被窝里,女儿看到后,瞪着眼睛说,老爸,这是怎么回事?我说给你暖被窝啊。我看着女儿那迫不及待的表情,知道她想试试。我将玻璃瓶移动了几次后,手摸被窝温乎了。我说,丫头好了,睡觉吧。女儿一钻进被窝,高兴地说,老爸真厉害啊,什么法都想得出。

不一会儿,女儿睡着了,看着她熟睡的样子,想起儿时的我。那里有我的快乐与幸福。现在生活好了,什么都很方便,但过去怎能忘记。我知道,那暖水袋里有父母传递的爱。

记忆中的古镇龙潭

□刘瑜

读着《民国南京边城——龙潭》一书,不由得有些汗颜,作为一名已在龙潭生活工作了三十年的龙潭人,还不知古镇龙潭是如此的厚重和璀璨。

龙潭是一个在500多年前就曾经建镇的古镇。小的时候,龙潭给我的印象是幽深和神秘,它古老、青葱、繁华又鲜明,白天的繁华与深夜的寂静,市井的朴实与文化的厚重,街景的精致玲珑与江岸的绵长壮阔,强烈地对比,让我深深地为之着迷。

因为母亲曾是房管所的一名维修工,幼小的我也有幸近距离地端看这些建筑,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老宅子,徽式的天井格局、细工木雕的门窗,青色的山墙,独特的石雕,有着白色斑斓的封火墙、高耸的炮楼,还有下店上住的沿街通巷的明清商铺,特点鲜明,样式古朴,每一处无不是我们儿时躲猫猫捉迷藏的好地方……

微观

○○○

路悠族

林丹

坐朋友的车去乡镇吃酒,路况非常好,朋友的那辆吉利金刚一直以70码的速度“爬”着。我怕赶不上酒席,终于忍不住笑着提醒,哥们,这么好的路,开70码对得起四个轮子吗?开车的朋友不紧不慢地说,急个什么,以这速度,绝对能在开席前半小时赶到,开到100码也快不了几分钟,开车悠闲点好。朋友的话音刚落,车上的导航仪传出林志玲甜得发腻的声音:“前方两百米雷达测速,请减速慢行。”

如今社会上,流行一个新词,叫“路怒族”,意思是一些司机开车遇到麻烦,总是龙颜大怒,也有一类人叫“路急族”,一看到前车太慢就变道超车,上马路如同饿虎下山一样。何必呢?何苦呢?悠着一点又何妨呢?

心平气和地做一个路悠族,开车悠着一点,自己安全,他人安全,还可以细细地欣赏沿途的风景,何乐而不为呢?

加码

肖玉峰

大年初一上午,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去好友家拜年。进门没多久,好友的妻子便塞给女儿一个压岁红包。妻子本想给好友的儿子一个压岁红包,算是“回礼”。想想等会儿再给,因为不知道对方给女儿的红包有多大?因为妻子口袋里准备的红包是200元。如果对方的红包多于200元,岂不是让好友说我们小气了!妻子找了个机会,悄悄地问女儿红包是多大?女儿说500元,妻子暗喜刚才没有“操之过急”。妻子打算包500块,给一个不丢面子的“回礼”。更要面子的我说,要给就给600元,因为你是“后给”的,应该在500元的基础上再加100元,才显得有面子。懂事的妻子立马采纳了我的建议,在原先的200元红包里又放了400元进去,给了好友儿子一个像样的红包。

我寻思,“加码”的压岁钱会“变味”吗?我也是无奈之举,该死的面子“害人”呢!

新年

面朝大海

一叶小舟,又一次将我们摆渡到新的一年,一边感慨年华的老去,一边也在为明天的无所适从而烦恼,街角边的旧日风景在消失,过不了多久,就会被人遗忘,就像我们每天都在遗忘那么多的事,那么多的人。但是我们总要学会踏上新的征程,就像行道旁的那一棵树。它的每一片树叶都跳跃起迎新的喜悦,丝丝缕缕的阳光照在它身上,你看到了吗?在新年的钟声里开始随风摇曳,在新时光里睁大了向往的眼睛。

新的一年我们应该静下心来,理清自己的思绪,哪怕是去年糟得一塌糊涂,但希望和梦想一直跟随着我们,不离不弃。它像一颗种子,正等待着在新年的春风里破土发芽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88号



《手》木刻 [德国] 阿尔布雷特·丢勒

主力阵容

□张蓬云

小时候常伸手向爹妈讨要一角二角钱,为的是买些爆米花或一些零嘴儿吃。有时讨个没趣,不给;有时给了,妈妈准跟过来一句话:别乱花钱,攒着点儿。

其实,钱已给了,支配的主动权就在我手里,就那么一点钱,又能乱花到哪儿去呢。可是,等我长大了就慢慢懂得了,在家有吃有穿,不饥不渴的,就不该再花些零钱。

许多年以后,自己挣钱了,生活也宽松了。这时爹妈也老了,我每次回家都要给他们点钱。因为,妈妈没上过学,没文化,没工作,当然就没收入,二老就靠父亲的退休金生活。父亲牙不好,最大的消费是爱喝二两白酒,小葱拌豆腐。最大的“奢侈”品是隔几天买个“午餐肉”罐头,其他开销不多。于是,我把钱给妈妈时,也学着当年妈妈那样跟上句话:花吧,留着没用,想吃啥买啥。

奇怪的是,每次给了钱,父母并没有什么“积极”回应,有时还会引得老爹脸色阴沉许久。为了这细微的情绪变化,我曾问过母亲。

母亲看我许久,才轻声说,到了爹妈伸手接儿女钱的时候,爹妈就到了秋后了,你还说

“留着没用”,不是暗示着我们的日子不多了的意思吗?你爹没生你的气,是,哦,你们常说的词儿,叫触景生情吧。

确实,我心里真就常想,爹妈奔八十的人了。虽说夕阳无限好,毕竟近黄昏。我恨不得把钱全给他们花,才觉得是儿女应当尽的孝道。可不经意间随口一说,却引起老人那日薄西山的悲凉,实乃我之过。看来孝敬父母,第一位的并非是钱,而是要多关心、体贴他们,以及细微的情感沟通。

后来,每逢休息我就买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,回家与他们吃饭,说说笑笑跟老父亲喝二两酒。春秋给爹妈买双轻便的鞋,冬天给他们换件轻软的羽绒服。老爹爱养金鱼,我就买几条送去;他还喜欢养花儿,我就帮他买花盆。一到春暖花开,风和日丽的日子,我就带上相机,在屋里、院里给他们照相。效果显著,爹妈都乐不可支。这又让我悟出,无论什么时候,切不可让他们有即将被“替换下场”或“出局”的感觉,而是应当把他们始终纳入“主力”阵容。平时与爹妈多唠叨些生活的新变化,工作上的兴奋事。有时也要向二老征询些建议,让老人觉得“我还有用,还能上场”的不老心情。这样,他们才会生活得舒畅并愉快着。